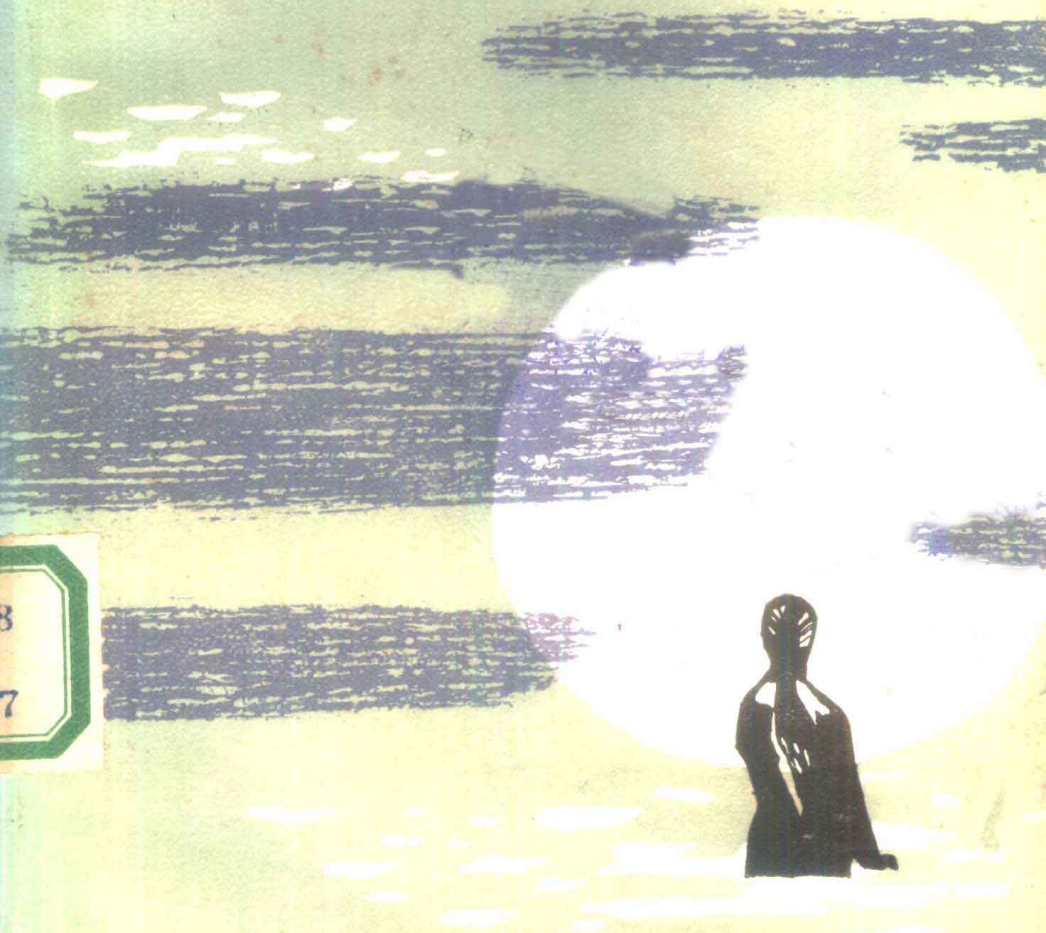


# 玉女

费尽贤 著 重庆出版社



# 玉 女

费 尽 贤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六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王从学

封面设计：王 平

玉 女

费尽贤 著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625 插页：3 字数：210千

1986年11月第一版

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4,000

---

书号：10114·273

定价：1.70元



作者近影

## 作者小传

费尽贤，男，四川省射洪县人，一九四八年出生于一个小商家庭。少年时代生活艰辛，曾中途辍学，一度过早地负起家庭生计的重荷。中学毕业后，去山区做过农村工作，任过乡村电影放映员，县电影院美工，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，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文学院创作员。

费尽贤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在《萌芽》上发表处女作。这是他出版的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。

## 内 容 简 介

收入这一本小说集里的十一篇作品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：大自然 旖 旎 的风光，山乡 纯朴 的民情，扣人心弦的悲欢离合 的故事，发人深省的生活哲理的闪光。

浓郁的巴山蜀水的泥土气息，诗情画意般的氛围，使这些作品饱含 艺术的魅力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玉女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   |
| 清冽冽的那道山泉·····      | 76  |
| 耗子岛·····           | 131 |
| 流行歌曲淹没不了的爱情故事····· | 198 |
| 天鸟，迟迟搭起鹊桥·····     | 212 |
| 阮丁爸爸的船·····        | 231 |
| 故土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47 |
| 蛇泡子·····           | 275 |
| 海平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97 |
| 干猫儿沟·····          | 312 |
| 鱼鸽子和他的女儿·····      | 326 |

## 玉 女

### 一

双街，是梓城顶僻远的一个小乡场。既然这乡场名曰双街，自然是由两条街组合成的。要说街名，再好记不过了：一条叫长街，一条叫短街。

说长街，请别把它想象得那般长，更不要联想到梓城里那条香草大街——宽阔的柏油路面、城南抵城北足足一里半！长街究竟有多长哩？哈哈，黑牯牛在街头里撒泡尿，尿水就缓缓沿着青石板梯儿，嘀哒哒淌到街尾，还要灌肥街外头的苞谷地！至于短街，就别提啦，每天清晨，街面上飘着迷迷蒙蒙的雾，只要麻六婆一开门，她屋头被布壳的腐馊味儿就满街散开，弄得家家户户直觉得这日子过得酸馊馊、腻粘粘的。

双街象两截一长一短风干的乌蛇，枯索地横卧在石羊坎凸得并不太高的斜梁上。无论是站在街头街尾，都能望得见坡下的竹叶河。竹叶河细细的水



色清亮清亮，绕着西坝子边陲朝南流，象是一条晶亮晶亮的带子。它永远都那般铮铮淙淙，急急匆匆，一生都象在追逐，追逐那前头的什么什么，说不清楚，是个谜儿。竹叶河两岸，长满了芦苇子。芦苇子缠缠绵绵护住它，象两片翠色的墙。竹叶河每流过四五里地处，就横着一间褐黑色的小磨房，歪歪斜斜，古色古香。石羊坎背后大山里的锦鸡儿、叫咕咕，常飞扑到小河边来饮水。黄兔也喜欢悄悄窜进苇子里去觅食。东边坝子里呢，老是徐徐送来些风儿，拂得苇子杆晃晃摆摆，沙沙发响，飘着清甜清甜的香气。夏天夜里，坝子田畴，十里蛙鸣，象是张着无数面的鼓，唧唧呱呱的声音穿过晃摆的苇子，落进竹叶河里，传得很远、很远……总之，竹叶河是一条极美的河流。然而可惜得很，它的存在竟没有引起双街居民们的注意。

双街是石羊坎、西坝子经济文化的中心。长街上有个推销店，摆出棉布、日用百货、油盐酱醋之类。街尾有间裁缝铺，紧贴裁缝铺是间两个铺面穿通的饮食店。街头里有家酒店，一面杏黄旗儿从酒店屋脊挑向天空，被山风卷得“哧哧”响，那旗上书着“一杯醉”三个墨色颜字，很显古风；酒店门侧横搭了个锅盔摊子，炉子没日没夜烧着，冒着咕咕黑烟。有一双罗圈腿的锅盔师傅立在白案前，背着小街，一阵紧一阵地噼里叭啦敲着面棒儿，很有点卖弄的味儿，惹得过街的人都要朝他那案头上望几眼。街中间有家茶馆，外地说唱艺人和本地玩“围鼓”的，都是这儿的常客。有一年，县里一位分管“文卫”方面工作的副书记下来视察生产，还在这儿听过一回

围鼓，觉得很有水平，称赞双街业余文娱活动开展得好，还在县委一次大会上表彰了一番，发下来一张奖状。茶馆经理把它贴在正堂壁上，年年都要拂扫一回上头的蛛丝尘末，以至后来奖状风损黄朽了，也不肯撕下来，平日，茶馆里备有青茶与“老荫茶”两种，一色的古朴的青瓷茶具，消闲的与歇脚的都能进去，很留得住人。短街上没什么买卖，全是居家户，灰溜溜的两顺铺面，白天黑夜一样的冷清，萧条。

牛黑立在屋前，怅然望着双街，望着那般久。他心里恋着那地方：长街上茶馆里，那铿锵铿锵的大锣大鼓，热闹哄哄的场面儿，吃茶人彼此的嘻哈、唏嘘、喝彩，纸烟香喷喷的烟气和茶壶里冒起的热烘烘的水气，老堂倌拖着长长调儿的唱茶声……牛黑想着就说不出的惬意！双街啊，那儿有他的乐趣，有他的满足……

牛黑以前是怎样兴冲冲地上双街去啊！牛黑的屋距双街很近，座落在西坝子里。牛黑从屋里出来，踩四五条田埂，跨过竹叶河上颤颤悠悠的月牙桥，穿过那块长满黄澄澄的苞谷的斜坡地，就踏上场尾湿漉漉的青石板街面了。他若是烧着纸烟，从双街甩着胳膊腿儿打个来回，还能剩截儿烟屁股掐在手指尖里呢。

牛黑赶双街，总是穿那件显得紧小的干部服，制服是石羊坎地方上仅有的几件中的一件，料质是真格儿的单面卡其。乡俚在田间陌头碰见他，总要拈起他的衣摆角儿抖几抖，叹息两声，很显眼热，牛黑因此便觉得有点忘形。出于爱惜，

牛黑极少洗制服，乃至襟口上重重沾着汤汤水水的印痕。这在双街不算伤风雅，大家都不介意，是啊，双街人谁个襟口上又是干净的呢！

牛黑赶双街，步子急急的，脚板踏在田埂上，声音忒响。牛黑脚上蹬着双千层底布鞋，早晨，田埂上好大的露气，牛黑呼呼踏过去，惊得草尖上的露水珠儿味溜溜乱碰滚！布鞋踩湿透了，糊满泥浆，牛黑每走到月牙桥头，就把脚在石梯上擦呀抹呀，把泥污全留在桥上。他眼望着双街，是怕把那让人踩得光光的青石板道弄脏了？踩粗糙了？他心里美得忍不住要笑哩。

牛黑赶双街为啥来？除却买盐打醋，几乎全是为了去玩“围鼓”。牛黑喜好川戏，天生一副挺响亮的嗓门儿，中气又足，他放出的马门腔，比起梓城川剧团的“三须”放的，还要多绕几个弯弯。虽是嗓门儿拔得有点高，调儿花哨了点，不规范，可听他唱戏的双街人，没有不交口赞叹的，说听着过瘾，味儿长。

有人对牛黑说：

“牛黑，天老爷赐你个金嗓子，该抖抖胳膊抖抖腿儿，去梓城搭个象模象样的班子呀，那才叫走运气哩！”

“甚么甚么？我去搭戏班子？哼——”

牛黑一撇嘴，一瞪眼珠儿，露出一脸的鄙薄。牛黑有自己的看法：玩“围鼓”是票戏，是雅性儿；而搭班子，那是走街串巷去卖戏，是下作，是践踏自己身份。

庄稼人在田地里做活累了乏了，上街去长声短气地吼几

腔戏文，好不快乐哉！

有回牛黑在长街茶馆里闹出了事儿，根由就在这上头：牛黑一旦进入艺术境界，心头热了，脑壳胀了，脸也憋红了，于是就激动，亢奋，情不自禁，有点儿忘形。

那是个甚么节气？生产队里放了两天假，小茶馆里热气腾腾挤满了人，听唱《空城计》。牛黑一个人既唱孔明又唱司马懿，出足了风头。他唱得忒卖力气。平素，牛黑那制服领口是从不松开的，就是憋得脖子发红脸发紫，也不松松。这会儿，他不但解开了领口，还一顺解开了三颗胸扣！牛黑慢腔急板地唱着，满座的人都听得摇头晃脑。尤其是那些上了点年岁的戏迷，一边不住地咂吧着自己卷制的烟草，喷出团团烟雾，一边笑眯眯地，不停地发出啧啧嘘声。这些嘘声沾着辣辣的烟草味，裹着那些飞升的白雾丝儿，飘散到小茶馆的每个角落，再转两个圈儿，婷婷袅袅地溢漫到长街上去。茶馆里的小街人哪，都象喝醉了酒，熏熏然地浸满在这充满乡土味儿的艺术氛围里。

在这片由他掀起的感情波澜里，牛黑象一只悠悠的舟儿，何其欣然自得！牛黑打坐在茶馆中心，精力儿全注进了做唱腔的功夫上。每唱至抹角转弯之处，或“西皮”或“倒板”，乘着兴味，看他茶桌子下头那只高高跷起的右脚，忘情地节奏有致地一起一落！

牛黑唱罢孔明，唱司马懿了。小司马不赞同父亲退兵的决定，主张杀进城去活捉孔明，激恼了司马懿，司马懿要骂一声“奴才说话好痴蠢”，骂前要狠狠冲小司马脸上一声“啐！”

不料牛黑竟真地“啐”了小司马一脸唾沫！你道唱小司马的是哪个？是长街饮食店里立灶掌勺的大师傅左拐拐！这五短汉子见牛黑没完没了地讴腔儿，在人前夺了他的彩，那个轻飘得意劲儿，没得说，自己却只得在旁里受冷落。他早憋毛躁了！这阵又被活脏了面孔，惹得满堂子笑声。他一双胖手朝脸膛上一抹，妈妈的，唾沫粘粘的，恶心作呕！左拐拐顿时哇哇怪叫起来，恼得忘了做“儿子”的本份，认不得什么诸葛和司马了。他抓起桌上滚烫的茶水冲牛黑当面泼去，接着又扑上前一把揪住牛黑耍蛮。牛黑凭着他那笃实的个头，哪肯示弱。结果架没打成，众人硬把他们分开了，左拐拐被人拉出了茶馆，还忿忿然地不住扭过脸来，冲牛黑吐口唾沫，骂不住口。

牛黑的制服被扯皱撕破了，他喷着嘴心痛了好久，身子虽没打着，可脸膛给茶水烫得冒出一脸水泡泡，疼得火烧火辣地难受。牛黑觉得吃了亏，受了辱，诅咒不再去长街茶馆与那些“蛮野村夫”为伍。长街茶馆里生意冷落了，锅儿匠左拐拐，也是票戏的老手，但茶馆经理对锅儿匠好长时间里却是白眼相待。……

牛黑望着双街，神情黯然了。他如何忘却得了双街！如何忘却得了那许多为他出嘘声，为他倾倒的双街人？后来，牛黑听见个令他很感不安的消息，说是长街上茶馆里“围鼓”又敲打开了，左拐拐又和一个甚么人在票戏。使他恼火的是，风传那人的唱腔竟然还在他之上！

想着茶馆里那铿铿锵锵的大锣大鼓，想着那热闹喧嚷的

场景儿，牛黑多少日子一直心痒痒的，终于，他再也捺不住性子了。他决意亲自到长街茶馆里去看看。

牛黑刚踏上双街口的青石板道，一抬头，嘿，硬是闹热哩！那些捧场子的听戏人，从茶馆里挤溢到街心上，大锣大鼓声从那些晃动的头顶上飞出来。那些人有的踮着脚尖，伸长颈项朝里头望，有的偏歪着脸，侧着耳朵直听得脑壳一晃一摆！那样儿真鲜，味儿真长。眼见那些人把一条风干的乌蛇般的小街就要堵塞断了。

牛黑不禁停住了脚步。他能走过去，挤到那些人堆里去凑趣儿？那叫人多尴尬！退回去吧？他又咽不下这口气。无论如何得去看看那人到底有多大本事，把小街人逗惹成这个疯样！牛黑瞧瞧人堆里哄哄闹闹的，看戏看得认真，悄悄钻进了一条小巷，从长街背里绕了过去。

茶馆尾屋的墙壁全是篾编泥糊的。茶馆经理舍不得花钱，墙壁没粉石灰水，加之岁月风损，大部分草泥已经剥落，露出道道缝隙。看得见里面的汤汤水水。牛黑来到茶馆屋尾，面贴着墙壁朝里望，茶馆里的场面儿，虽是看得见，听得着，可他那立脚的算个什么去处！他面前隔着层篾壁，是一溜烧水的炉台，炉台上的铁壶一字儿排开，浓浓的煤烟，热烘烘带着水珠儿的蒸气，冲牛黑面门扑来，再加之旁侧茅坑里发出一阵紧一阵的臭味，真是又呛又热又憋气！不一会儿，就弄得牛黑满头汗滴。虽如此，牛黑仍然耐着性子立在那里。

那唱戏的是个年轻小子，唱得倒确实不错，他正唱《迎贤店》，唱腔圆润，音调娓娓而凄楚，把那个长街卖字的落泊秀才

唱得活脱动情。牛黑佩服了一阵，暗忖：他唱的是小戏，与他牛黑不对路。可是，当听到那小子唱第二折戏时，牛黑愣住了。啊，那唱的不正是他牛黑的拿手好戏《空城计》么？听他唱的：

想当初

我高卧隆中多(呀)清静，

无忧无虑是一个闲人，

……

唱得一字一句，平腔落板！果然是真功夫！茶馆里一下变得鸦雀无声。送开水的茶堂倌也不知立在哪个旮旯里听入了迷，炉子上一把把铁壶里的水全煮滚沸了，一齐“啦啦”地喷出蒸气，也没人来管。只是闷热苦了牛黑，不住地伸手抹去满脸流淌的汗滴。

“嘿，今天这‘围鼓’唱得如何哩？”

“好嘞！还用问么。”

那是长街头豆腐房卖豆腐的红鼻子王老头在问。牛黑听出来了。

“这娃子真能，小生三须都唱得来劲！”

“是哩！说还有人听过他的《三祭江》呢！他唱孙尚香，用假嗓！”

“他唱孙尚香？唱女角！这有点吹噓了吧？”

“你老不信？真有人听他唱来的！”

“唔，你说这娃子与牛黑比，怎样？”

牛黑心头一阵发颤，面门上麻酥酥的，脑壳嗡嗡响。

“比牛黑？哈哈……你老说呢——”

“我说么，嘿嘿，牛黑塌台罗！”

“咳，龟儿还傲哩，冷落双街的场子！”

“屁，今后双街茶馆没他牛黑的位子啦！”

红鼻子老头象是忿然了起来。接着，他的口气又显出轻蔑、嘲讽。

“今后牛黑呀，只配撵牛尻子，唱牛歌子去！嘻嘻、嘻嘻……”

“嘻嘻，撵牛尻子！嘻嘻……”

牛黑听着好恼火！这红鼻子鬼老头，从前还不是你捧场子拍马屁？每每听得流鼻涕滴口水的！这些势利反复的小街人！牛黑转身走了，茶馆里的锣鼓声、唱腔儿，不断追来，那般铿锵，又那般悠扬，象有意在戏谑、奚落他！牛黑啊，真没出息！为啥要来双街，为啥要来听唱戏！

牛黑刚欲跨出巷子，又立即退了回来，而且紧贴着墙根。啊，那不是四槐和队上的几个戏迷过来了？牛黑避着熟人那样子，活象只老鼠。

“咳，牛黑哩，去唱一台戏？”平素，他们常这样招呼他。

“呵呵，唱就唱啊！”他曾是那样得意地应诺着。这阵他害怕人家这般招呼他了，双街茶馆里没有他的位子了！他只配撵牛尻子唱牛歌！卖豆腐那鬼老头说得尖刻，太使他心寒了！牛黑直想哭。

牛黑望着双街，感到很失悔，那天该把握好做戏的分寸啊，不喷人家一脸唾沫，茶馆里咋会没他的场面？咋会惹出事



端？唉，那被人看重、热闹的场景儿，牛黑失掉了！牛黑心头酸涩发苦。人，哪怕是个沾了两脚泥的顶平凡顶平凡的人，是多么希望被人尊重啊！

太阳到了该落山的时候了。一缕血红血红的夕阳从低矮的小屋顶上斜射下来，染红了牛黑的背。牛黑凝望着自己落在血红的夕照里的长长黑影，这色调对比强烈的图案，极其伤感，使牛黑觉到彻心的孤独，天啊，为什么偏要有个黄昏？牛黑最怕这个时光。

田野里冒出丝丝缕缕的水气儿。渐渐地，这些水气儿浮漾开去，织成乳白色的薄薄的纱，向那一座座深绿色的竹林盘腰间绕去，扯挂出匀匀的一溜儿，象要把西坝子围起来。邻舍及远处院落的屋顶上飘散出袅袅炊烟。那些当家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，立在阶沿上。她们上身都爱著深色的贴身小衫，衣袖高高卷起，亮出一双胖乎乎的白膀子，交叉着抱在隆起很高的肥厚的胸脯上；下身穿得都很惹眼，不是鲜蓝就是翠绿，裤腿太肥大，让石羊坎吹来的山风鼓得满满的，西坝子女人脚上那双鞋最考究，几乎都爱用黑色平绒做鞋面，鞋头上或缀上几朵艳艳如血的五瓣梅花，或绣上一支洁白的百合，再用金黄丝线缀出花蕊，色彩对比强烈，很美，很撩拨人；后脑都网着个大大的髻，整齐浓厚而水滑的刘海披在白白的、玉石凝脂般的前额上。她们仰着粉团团的面孔，时时把圆鼓鼓的奶子挺起来，冲田坝里吆喝，尾音儿很长、很尖亮——